

楊忠愍公集



楊本勝公集

卷之四

詩

七

八

九

十

十一

楊
忠
愍
公
集

楊繼盛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正誼堂全書及畿
輔叢書皆收有此書正誼本名楊椒山
先生文集畿輔本名楊忠愍公集兩本
文字有出入然皆僅兩卷畿輔本有奏
罷馬市疏正誼本無故據畿輔本排印
並錄正誼本序目本傳及畿輔本未載
文字若干篇於後其與畿輔本重複者
刪文存目

原序

聞嘗讀勝國遺書。文貞、文敏、文定三楊公。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間。所遇抑何隆也。而射洪、斛山、椒山三楊公。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。所遭又何蹇也。然前三楊皆遜國舊臣。雖勳業炳如。而氣節不無少愧。孰若後三君子。當闕茸誤國。朝士風竄。獨能出其死力而排擊之。雖百折不屈。至今歷三百年。凜然猶有生氣也。予撫閩三載。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。而先賢之書。次第剗削。既又以氣節者。天地之正氣。浩然獨存。與日月爭光。山河同壽。宜爲表章。既梓文山、疊山、正學、忠肅四公集。繼復覽椒山公奏疏。見夫忠靖鬱於中。節烈見乎外。懃懃懇懇。不能竟讀。至其他議論文章。一皆本於至誠之所發。越夫當公之諫馬市也。亦既廷杖矣。遠謫矣。鯁直之氣。謂宜少挫。何期甫起官而卽拜疏也。史載公至淮上。辭妻子北行。以死自誓。是公於分宜。不可一日共朝廷。寧言不從而疏。必不可緩。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灰。愈挫而愈直。愈折而愈剛。夫孰得而遏抑之哉。蓋公自有生後。夙罹閔凶。堅貞成性。故百折勿回。於射洪、斛山二公。得禍尤慘。至今匹夫孺子。言者變色。聞者刺心。而況讀公之文者。不想見其爲人乎。公當時上宰執書曰。有一時之富貴。有萬世之事功。有生前之榮辱。有身後之褒貶。此公之志也。亦卽射洪、斛山二公之志也。予不獲二公全集。而并梓之。然覽公之集。而二公之所爲文。抑亦可知矣。夫自古有功名。有氣節。功名扶宇宙之盛。氣節挽大造之衰。公之不朽者。歷千古而常新。論世知人。并不必爲公致慨於

遇之蹇而羨前三楊公之致身通顯。垂名於竹帛也。是爲序。
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。穀旦。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。

本傳

楊繼盛字仲芳。容城人。七歲失母。庶母妒。使牧牛。繼盛經里塾。覩里中兒讀書。心好之。因語兄。請得從塾師學。兄曰。若幼何學。繼盛曰。幼者任牧牛。乃不任學耶。兄言於父。聽之。學。然牧不廢也。年十三歲。始得從師學。家貧。益自刻厲。舉鄉試。卒業國子監。徐階亟賞之。嘉靖二十六年。登進士。授南京吏部主事。從尙書韓邦奇游。覃思律呂之學。手製十二律吹之。聲畢。和邦奇大喜。盡以所學授之。繼盛名益著。召改兵部員外郎。俺答躡京師。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。有寵。帝命鸞爲大將軍。倚以辦寇。鸞中情怯。畏寇甚。方請開互市。市馬。冀與俺答媾。幸無戰鬪。固恩寵。繼盛以爲讎恥。未雪。遽議和。示弱。辱國。乃奏言。十不可。五謬。疏入。帝頗心動。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。大學士嚴嵩。徐階。呂本。兵部尙書趙錦。侍郎聶豹。張時徹議。鸞攘臂。詈曰。豎子目不睹寇。宜其易之。諸大臣遂言。遣官已行。勢難中止。帝尙猶豫。鸞復進密疏。乃下繼盛詔獄。貶狄道典史。其地雜番俗。罕知詩書。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。聘三經師教之。鸞所乘馬。出婦服裝。市田資諸生。縣有煤山。爲番人所據。民仰薪二百里外。繼盛召番人諭之。咸服。曰。楊公卽須我曹穹帳。亦舍之。況煤山耶。番民信愛之。呼曰楊父。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。鸞奸大露。疽發背死。戮其屍。帝乃思繼盛言。稍遷諸城知縣。月餘。調南京戶部主事。三日。遷刑部員外郎。當是時。嚴嵩最用事。恨鸞凌己。心善繼盛。首攻鸞。欲驟貴之。復改兵部武選司。而繼盛惡嵩甚於鸞。且念起謫籍。一歲四遷官。思所以報國。抵任甫一月。

草奏劾嵩十大罪。五奸疏入。帝已怒。嵩見召問。二王語喜。謂可指此爲罪。密構於帝。帝益大怒。下繼盛詔獄。詰何故引二王。繼盛曰。非二王。誰不懼嵩者。獄上。乃杖之百。令刑部定罪。侍郎王學益嵩黨也。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。郎中史朝賓持之。嵩怒。謫之外。於是尙書何鯨不敢違。竟如嵩指成獄。然帝猶未欲殺之也。繫三載。有爲營救於嵩者。其黨胡植。鄢懋卿忱之曰。公不覩養虎者耶。將自貽患。嵩領之。會都御史張經。李天寵坐大辟。嵩揣帝意必殺二人。比秋審。因附繼盛名並奏。得報。其妻張氏伏闕上書。願代夫死。嵩屏不奏。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。棄西市。年四十。臨刑賦詩曰。浩氣還太虛。丹心照千古。生平未報恩。留作忠魂補。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。初。繼盛之將杖也。或遣之。蝮蛇膽。卻之曰。椒山自有膽。何蝮蛇爲。椒山。繼盛別號也。及入獄。削甚。半夜而蘇。碎羹盃。手割腐肉。肉盡。筋挂膜。復手截去。獄卒執燈。顛欲墜。繼盛意氣自如。朝審時。覲者塞衢。皆歎息。有泣下者。後七年。嵩敗。穆宗立。卹直諫諸臣。以繼盛爲首。贈太常少卿。諡忠愍。子祭葬。任一子官。己又從御史郝杰言。建祠保定。名旌忠。

楊忠愍公集目錄

卷一

請罷馬市疏

請誅賊臣疏

卷二

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

壽少湖徐公序

苑洛先生志樂序

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

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

記開煤山

介軒說

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

望雲思親圖引

劉司獄承恩圖引

與繼津年兄書

又

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

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

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

又

又

又

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

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

再上辭帖

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

祭煤山文

係先生秋道遺筆原集未載

祭太孺人耿母母氏文

祭馬南川父文

祭商少峰文

楊椒山先生文集目錄

卷之一

文

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

代龍湖公作

壽韓苑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

苑洛先生志樂序

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

集張節婦冊葉文序

介軒說

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

題兩洲王先生誥命咨引

望雲思親圖引

劉司獄承恩圖引

奏疏

楊椒山先生文集 目錄

(刪) (刪) (刪) (刪) (刪) (刪)

楊椒山先生文集 目錄

請誅賊臣疏

附錄奏疏

顧代夫死疏

張萬紀救疏

卷之二

書

與繼津年兄

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

再上辭帖

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

與少司寇吉陽何公

又

又

又

祭文

(刪)

(刪)

(刪)

(刪)

(刪)

(刪)

(刪)

(刪)

(刪)

祭楊斛山文

祭馬南川父文

祭商少峯文

祭易州楊五文

同鄉祭焦范溪父文

附錄碑記

敕賜旌忠祠碑

敕賜旌忠祠碑

墓祠碑記

(刪) (刪)

楊忠愍公集卷一

請罷馬市疏

明容城楊繼盛著

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。爲乞賜聖斷。罷開馬市。以全國威。以絕邊患。事。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。考滿到京。陛臣今職。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。雖粉骨碎身。何以克報。況臣官居兵曹。職專馬政。觀此開馬市之課。豈敢苟避禍患。隨衆隱默不言。竊惟去年□□悖逆天道。大肆猖獗。犯我城關。殺我人民。擄我妻子。焚我廬舍。驚我陵寢。其辱我中國極矣。臣在南都。傳聞此報。冠髮上指。肝腸寸裂。恨不能身生兩翼。飛至都下。以勦逆賊。以報國讐。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。選將練兵。剋日興師。聲罪致討。以報百萬赤子之讐。以雪城下陵辱之恥。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。我列祖在天之靈。亦相慶幸多矣。及臣至都下。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。大放肆無狀。竊意上觸聖怒。其征討之志已決。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。及廷臣會議。題奉欽依。准暫開行。臣不覺仰天大呼。喟然長歎曰。國事乃至此哉。國事乃至此哉。夫以漢之武帝。唐之太宗。不過二霸主耳。猶能威震夷狄。氣壓突厥。以皇上之英武。國家之全盛。英雄豪傑。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。又不可勝數。其蓋茲□□反不能生擒會長。勦絕苗裔。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。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。爲皇上陳之。夫開馬市者。和議之別名也。□素賓服。尙

不可言及此。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。則神人所共憤。不共戴天之深讐矣。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。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。何以上解列祖之怒。下舒百姓之恨乎。此忘天下之大讐。一不可也。信者人君之大寶。雖匹夫匹婦。尙不可少失信義。況於天子之尊哉。皇上北伐之命屢下。臣民所共知。四夷所共喻者也。方今各處兵馬集矣。糧草器械備矣。天下日夜引領。仰望王師之興。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。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。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。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。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。此失天下之信義。二不可也。人君居中制外。統馭四夷。以其有國威之重。以屈服之也。今以堂堂天朝之尊。而下與□□爲此交易之事。是天壤混淆。冠履同器。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。此損國家之重威。三不可也。天下豪傑。聞□□殺戮人民之慘。姦擄婦女之辱。其憤恨不平之氣。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。雖深山窮谷之隱逸。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。今馬市一開。則舉相謂曰。朝廷忘赤子之讐。厭兵甲之用矣。將焉用我哉。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。在冊籍者將謀去矣。異日欲復召號。誰肯興起。此隱豪傑效用之志。四不可也。自去歲大變之後。天下頗講武事。雖童子儒生。亦知習兵。此機旣動。兵將日強。今馬市一開。則舉相謂曰。中國夷狄已和。天下已無事矣。將焉用武哉。有邊鎮之責者。日弛其封守之防。無兵戎之寄者。益惰其儉安之氣矣。廢弛旣久。一旦有急。何以整頓。此懈天下修武之心。五不可也。宣大人民。懷攜二之心久矣。一向雖有交□之事。猶畏王法之嚴。而不敢自肆也。今馬市一開。則彼之交通者。乃王法所不禁。將來勾引之禍。可勝言乎。此開邊方通□之門。六不可也。天下人民。憚於水旱征役之苦。人人有思亂之心。特畏國家

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。今馬市之開。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。蠢茲□□尙不能服。羣起爲盜。又焉能制。則將來腹心之變。可勝言乎。此起百姓不靖之漸。七不可也。去歲□□深入。雖未見一兵交戰。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。其疑畏之心尙在也。今皇上聲罪致討。調兵半年。及至於今。止爲馬市之開。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。目中又奚有乎我哉。此長□□輕中國之心。八不可也。□□之性。變詐無常。謀深計巧。反出我之上。我將以此欲羈縻乎彼。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。或遣重臣。載金帛至邊。等候開市。彼違約不來交易。未可知也。或因交易而卽行狙獪。擅關而入。未可知也。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。未可知也。或遣衆入寇。而駕言別部落入寇。未可知也。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。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。或市馬之後。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。又未可知也。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。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。此墮□□狡詐之計。九不可也。□□之產馬有窮。中國之生財有限。大同之馬市一開。宣府延綏等處。定不可罷。以馬與銀數計之。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。四五年間。須得馬數百萬匹。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。四五年間。須費銀數千萬兩。一旦□□之馬已盡。中國之財告乏。將安處乎。永久之計。將安在乎。此中國之財。□□之馬。兩難相繼。十不可也。彼倡爲開馬市之議。以欺誑皇上者。其謬說不過有五。有曰。外開馬市。暫以爲羈縻之術。內修武備。實以爲戰守之計耳。殊不知馬市之開。乃所以自羈縻乎我。非所以羈縻乎彼也。□□性無厭。請開馬市之後。或別有所請。許之。再有所請。又許之。請之不已。漸至於甚不堪者。一不如意。彼卽違約。則彼之入寇。爲有名。我之不應其所求。爲失信矣。孰謂□□無厭之欲。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。如曰欲修武備。

以圖戰守。雖不用此羈縻之術。亦可矣。此其說之謬一也。有曰。方今急缺馬用。正欲買馬。一開馬市。則我馬漸多。彼馬漸少。豈不兩便。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。不過爲征討計耳。如交易果可以無事。則市馬又將安用乎。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。況以馬爲生。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。而市於我乎。不過瘦弱不堪之物。不服水草。將不日俱斃而已。此其說之謬二也。有曰。初許市馬。暫繫乎口之心。將來許貢。則可爲永久之計。夫謂之進貢者。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。不過我賄彼以重利。苟免目前之不來。彼貪我之重利。暫許目前之不入耳。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。許貢。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。是市馬。則獲小利而無名。開貢。則雖有名而費大。市馬固不可。許貢亦豈可哉。此其說之謬三也。有曰。雖口口最不失信。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。再不愆期。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。則斷保其再不入寇。殊不知口口之種類日繁。加以擄掠人口日增。其日用之服食器用。俱仰給於中國。市馬之利。焉足以盡供其所費。彼非盡皆義士。孰肯守小信。而甘於凍餒。以至於死乎。縱使少有羈縻。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。不知二三年之後。將何如處哉。此其說之謬四也。又有曰。佳兵不祥。不可輕用。與其勞師動衆。征討於千里之外。而勝負難必。孰若暫開馬市。休兵息民。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。噫。爲此說者。是損國家之兵威。養口口寇於日盛。壞天下之大事。必自此言始矣。若曰佳兵不祥。則舜之征苗。文之遏莒。湯之伐葛伯。高宗之伐鬼方。豈盡皆不祥者哉。蓋春生秋殺之迭行。上天生物之道也。恩賞兵刑之並用。王者御世之權也。譬如人身。四肢俱皆癰疽。毒日內攻。乃猶專食膏粱。而憚用藥石。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。此其說之謬五也。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。